# 松柏庵往事（之一）

# 一、古 庙 春 秋

土阜凌虚屋数椽，南洼蒲柳最清妍。
当年觞咏留连地，不觉陶然只惘然。

此乃当年的文人墨客对北京外城西南隅陶然亭一带由“山水秀拱，松柏成林”变成“坟茔遍野，杂草荒芜”的感慨。陶然亭迤西的松柏庵也因为这一变化只空落了个美名，既无了松柏，也没有了尼姑，几经辗转倒成了京昆艺人聚散的场所。他们在这一带遛早儿、喊嗓儿、练功、歇脚儿、喝茶、切磋技艺……从此，这松柏庵与京昆艺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说起松柏庵的历史，恐怕就是今天居住在陶然亭一带的居民都难以相信，如今，步入21世纪的北京有了三环路、四环路、甚至五环路，又有新开辟的菜市口南大街，出宣武门往南直插外城的南护城河，也就是今天的南二环路，把松柏庵旧址也削去一大半。实在很难想到，处于南二环路以内的陶然亭、松柏庵一带在50年前却是荒凉的旷野。从

野。当年外城南城根儿到北边过街楼方圆数里就都是野草丛生的南下洼子，至今仍然有迹可寻的东有龙泉寺、慈悲庵（陶然亭公园内）；西有万寿西宫、三教寺；加上历经劫难，已无痕迹的三圣庵、玉清寺、观音院、城隍庙、晋太高庙等大小庵观寺院约有三十余座，松柏庵也就坐落其中，与朝钟暮鼓之声相伴的除僧道尼姑外，就是杂草之间的坟茔。传说这松柏庵原来是清朝一位王爷的家庙，类似《红楼梦》中贾府的铁槛寺。王爷生前是位顾曲周郎，不料英年早逝，亡故后也就停灵在这松柏庵，其福晋则长期在庙中守灵，除诵念经文，就以度曲消遣时日。到福晋的晚年，自觉时日不多，便嘱托家人在她作古后，把庙产赠与梨园中人。从此，松柏庵与梨园子弟就结下了善缘。

1871 年(同治十年)，梨园前辈徐蝶仙与同乡艺人朱莲卿会集安徽潜山艺人，即时任精忠庙首、三庆徽班大老板的程长庚、江苏泰州艺人梅巧玲等慷慨好义，不吝解囊，或捐银百两，或捐钱百吊，在这松柏庵东南一带为来自安徽和江苏的戏曲同行购置了“安苏义园”，并请庙中的恒实和尚看管庙产和义园坟冢。光绪二十一年，湖广艺人谭鑫培等又在附近购置义地十二亩四分，连起来遂统称“安苏湖义园”。民国后，梨园“三大贤”——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和 30 年代的四大名旦等又分两次购置义地十四亩四分（均有保存在湖广会馆的，由艺术前辈时慧宝、徐兰沅书写的墓碑为证），在这松柏庵的四周（即从陶然亭内建于雍正十年的梨园馆往西，到程长庚、余三胜等在盆儿胡同购置的潜山义园）共埋葬了来自湖北、安徽、浙江、江苏的梨园子弟达四千余人。仅京剧界的名角就有青衣陈德霖、丑角王长林、武生杨小楼、老旦文亮臣、老生高庆奎、青衣李世芳、花脸金少山以及尚小云之母、筱翠花之双亲、姚玉



改建后的梨园先贤祠(即松柏庵)

芙之父和孟小冬之母等。1924 年,段祺瑞政府的社会局为搜刮民财,要注册登记庙产,统一管理。经梨园同业商定,为保护这块梨园圣地,就把松柏庵改为“梨园先贤祠”,由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三位大师以及李洪春等艺人义演筹资,在真武大帝和释伽牟尼的前后大殿两侧又设置了九皇堂和祖师殿,请来来自原精忠庙和梨园公会的九皇老姥与祖师爷的神位。从此,在松柏庵一进庙门就可以看到供奉着灵官的灵官殿,旁边供奉着金鞭,这自然使人想起大年初一戏班开箱所唱的《跳灵官》。接着是供奉观世音佛的圣主殿、供奉火神爷的火神殿、供奉武昌爷的武殿、供奉真武大帝的真武大殿。在这个大殿中经常有善男信女奉献的果品,他们把苹果用线串起来,布满大殿,一进后院就能闻

到果香。在后大殿的西侧殿就是由原精忠庙迁移过来的喜神殿，进殿就可以瞻仰到梨园行的祖师爷，又称老狼神，也有说是唐明皇的。喜神在冬季身穿黄龙蟒，夏季改穿黄龙帔，正襟危坐在玻璃罩内，四周竖立着刀枪剑戟等兵刃武器，佛像前有四喜徽班于道光年间捐献的八卦铁香炉；在后大殿的西跨院则专设“梨园先贤祠”，里面按着对梨园行的贡献大小分别排列着“梨园先人注”；东跨院则改成了九皇大殿。按照梨园同行的规矩，每年逢阴历 3 月 18 日，梨园同业都要汇集在这里祭祀祖师爷；4 月 15 日各戏班的武剧演员在这里供奉武昌爷；每逢 7 月 15 日为已故的穷苦同业超度“奈河”焚烧法船；而每年农历 8 月末日晚上恭迎圣驾到 9 月 9 日登高日的晚上焚烧纸辇送驾，从初一到初九，一连九天的祭祀是戏班最盛大的祭祀活动，也即九皇盛会。

九皇盛会是道家的盛会，至今在北京的白云观也是每年必办的盛典。九皇就是道家祭祀的九皇大仙，即北斗老姥天尊，也称北斗九皇之母。据《北斗本命衍生经》记载说：“北斗九辰，中天大皇；上朝金阙，下复昆仑；调理纲纪，统治乾坤；何灾不灭，何福不臻；北辰垂象，而众星拱之，有回死注生之功，有消灾度厄之力，福寿资命，善果臻身。”足见其神通广大。戏班所以格外重视九皇盛会，是起源于早年的徽班，据说是戏班演出浪费油彩、绸缎、纸张甚多，又在演出中说出许多荒诞无稽的戏词，都应该向九皇忏悔赎罪。所以，每当忏悔之日，梨园中人必须斋戒沐浴，虔诚礼拜。早年逢九皇盛会，都是由名丑王长林到白云观请来两位道长莅临指导，命其子昆山、福山学习诵念经文。京剧宗师杨小楼曾一度在白云观出家，熟悉祭礼，亲自安排筹办。在祭礼上可以看到梅兰芳、余叔岩和孟小冬等人敬献的九

层香塔和素食供果等等，可看到杨小楼、王长林、钱金福等十八名大老道和王昆山、王福山、钱富川、尚富霞等小老道诵经忏悔，届时请出四喜班当年从南方请来的九皇神像和三庆班的祭器，树起四丈高的黄幡，迎风飘动的黄幡上写着四个大字——九皇盛会，在南横街一带就能远远看见；同时还要焚烧香塔，点燃三十六盏天灯，连烧九天九夜；再摆上纸辇、纸做的九头奔兽、纸銮驾、纸七星旗，无论四大名旦，还是四大须生，包括一代宗师杨小楼，王瑶卿王大爷，萧长华老夫子，都要斋戒沐浴，齐集九皇堂的斗姥天尊面前，分早晚两堂，闭目合十，顶礼膜拜，诵经焚表，忏悔祷告。其规模之浩大，戒律之严格，都显示出梨园同行的虔诚。到第九天晚堂焚表送驾是祭祀的高潮，但见庭院中摆放好纸做的仙辇，由九头巨兽驾辕，上面排列着九皇神仙、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和消灾延寿佛等神位，旁边摆列着整副銮驾和七星都云旗。先由名旦吴凌仙将亲手书写的圣表交与杨小楼诵念，读罢持法剑将表焚化，然后钟磬齐奏，鼓乐长鸣。届时，烟升火起，焚辇送驾，场面甚是壮观。到40年代末期，虽然每年的九皇盛会按例举行，却是走走形式而已了。当年，有一位热心京剧的青年人名叫王纪刚，记下了他看到的九皇盛会。他写道：九月九日，风沙扑面的早晨，越过垒垒荒冢，踏着焦黄秃草，来到松柏庵，抬头见庵中，悬挂树上的“九皇盛会”丈二大幡迎风飘舞。对着角门的影壁上有“肃静”大字戒规，一阵冷风吹来，香烟熏鼻，景象有些萧索，这是刚完了早堂，奉经的大老道恐怕正在歇息。听一个叫左世君的小老道说，九天中祭祀分为早晚两堂，早堂是凌晨三点到七点；晚堂是夜十点到十二点。在九皇殿门前有“妇女止步”的牌子，跨院外摆着一个小香炉，便是妇女和坤角祭拜九皇的地方（九皇明明是女神，却不

许妇女近前）。跨院内的两边排列着四值功曹、韦陀、伽蓝等面相的六个宫灯，上写荣春社科班献赠。殿内是金瓜、钺斧和朝天灯的仪仗，上刻“信士弟子贯大元献”。一个八卦形木框的斗姥宫灯，为京剧前辈尚小云所献。灯左有一古磬，乃光绪十五年九月四喜班会末众弟子所献。神桌前有香炉及两盆菊花，照例应该是九盆；神桌后是王长林所赠的神签。……神前有一盏主灯，九日长明不灭，初一接驾，依例要燃五斤油，平常一天需十五斤油，今年才有往年的一二成，连老佛爷也节约了。

由于梨园行把例行的祭祀活动都安排在梨园先贤祠，这周围又都是梨园同行的墓地，松柏庵也就跟京昆艺人结下了越来越深的渊源。当初，王瑶卿王大爷就跟梨园公会的会长沈玉斌说：“老三，你在松柏庵给我留块坟地，等我死了，你们也把我埋在这儿吧。”沈玉斌说：“您家里不是有祖坟吗？”王大爷说：“我活着在戏班里混，死了也要跟穷苦弟兄埋在一起。”

然而，不管多么虔诚的祭祀，多么严格的行规，也没有给穷苦的梨园同行带来幸福和平安。连年战乱，盗匪横行，到 1948 年底，不要说梨园子弟，就是松柏庵这一方净土也被一股土匪军破坏得面目全非。他们在真武大帝的两个耳朵上挂上两颗手榴弹，肩膀上架上机枪，把门窗拆下来烧火做饭，看庙的老赵几乎被他们打死。沈玉斌会长四处奔走求援，幸亏傅作义派他的治安司令楚溪春用武力赶走了这支土匪军，否则这松柏庵早就变成一片废墟了。不过，谁能料到，就在大老板程长庚置办安苏湖义地，立下那统碑石整整一百年后的 1952 年 2 月，松柏庵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 二、筹 建 艺 培

盛世梨园雏凤音，弦歌檀板遏青云；
阳春毕竟溶霜剑，丫角峥嵘子弟新。

1949 年 1 月 31 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中，北京城换了人间。百业待兴，京剧事业更是后继乏人。为此，1951 年的春天，坐落在虎坊桥樱桃斜街 34 号的北京京剧公会召开了全体会员大会。新当选的公会会长沈玉斌代表王瑶卿、萧长华两位前辈说明开会的宗旨，他说："诸位会员，在我们会员登记簿上，抗战以前是 3600 多人，目前是 1200 人，人员减去了三分之一。大家知道，我在日本投降那年筹划在陶然亭北边的黑窑厂办个戏校，曾受到当时社会局的百般刁难。今天社会不同了，我受王瑶老和萧老的委托，提议在我们的松柏庵改建戏校，培育新人，报效国家。是否可行，请各位会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沈先生话音刚落，只见谭小培、奚啸伯、李桂云等争先恐后地发言，当河北梆子名宿李桂云的话一讲完，著名花脸侯喜瑞把手一

举，说：“三弟，我问一句话。”

沈玉斌会长忙说：“侯先生，您请发言。”

“我没什么可说的，在松柏庵办戏校，我举双手赞成，替祖师爷传道嘛。我就问一句，我要请缨到咱们‘艺培戏校’当一个教戏的先生，您看够资格吗？”侯老很诚恳地问。

沈玉斌说：“侯老，像您这样的好老，我们是求之不得呀，只是怕您太屈才了。”

侯老说：“我知道你们就是看不起我。我明白，大家伙儿‘搭桌’办戏校，钱紧，你们是怕我开销大，请不起。我要去，就是义务职，只要能给戏校出力，绝不讲条件，我自备茶叶，到时候有壶开水就行啦。”侯老话音刚落，会场里就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原来，新中国成立，拜祖师、九皇会等祭祀活动都不那么时兴了。作为梨园先贤祠的松柏庵也日见冷清，附近一些单位都想借机搬到里面去借地办公。而眼看京剧舞台后继乏人，却又找不到办学的地方，沈玉斌与王瑶老、萧老一合计，决定由京剧公会组织艺人义演筹资，就在松柏庵这所破庙中改建一所民办的戏曲学校。有两位前辈给沈玉斌做后盾，沈玉斌才召集全体会员大会，把义演筹资，改庙办学的事情跟大伙说明，出乎他的预料，同行们反响极为热烈。许多艺人纷纷请缨，有的要求参加义演，有的要求义务教学。

由于艺人热情高涨，使政府工作人员也受到鼓舞，很快就审核批准了他们的办学要求。并在 1951 年 2 月成立了以王瑶老、萧老为顾问，沈玉斌为主任委员的“艺培戏校筹备委员会”。很快，为“艺培戏校”义演筹资的活动就拉开了序幕。第一场义演别开生面，由当时享誉剧坛的名角刘喜奎、碧云霞、李桂云、杨菊秋、吴素秋、童葆苓、梁小鸾、徐



创建北京市戏曲学校(艺培)的功臣们

东来等全部女演员在西珠市口的开明戏院演出全部《玉堂春》和以上全部女演员反串的大型武剧《虮蜡庙》。那演出的人头儿一排出来,不但观众新鲜,就是演员自己都感到新鲜。且不说九个苏三和五个王公子就透着热闹,就说这《虮蜡庙》的褚彪,一个由名旦杨菊秋扮演,一个由女老生徐东明扮演,而扮演黄天霸的则是童葆苓和梁小鸾,都是正红的名角;再加上李桂云的金大力,筱兰芳的朱光祖,徐东来的贺仁杰,韩月樵的张桂兰,于奎官的张妈,更是引人入胜。至于给这些女演员排练《虮蜡庙》的人,既不是武生也不是武净,而是名旦赵桐珊先生,也就是有"上海王瑶卿"之称的"芙蓉草"。大家原以为他只精通旦角戏,不料,排练这出戏,他主演、配演全会,武打档子精通,尽管都是青衣、花旦的坤角演员,没有一个演过这出戏,却只用了一

个下午就排好了这出大群戏。演出那天自然是盛况空前。接着，郝寿臣老先生剃了胡须，率徒袁世海、王玉让、王永昌等举办了花脸大会。三位弟子分别演出了《盗马》、《闹江州》和《草桥关》，大轴子是郝老和萧老主演的《审李七》；不久，荀慧生、筱翠花联袂义演了《樊江关》；梅兰芳义演了《金山寺·断桥》；天桥鸣华社的梁益鸣、张宝华义演后把钱送到京剧公会，还不好意思地说："我们是小剧团，钱不多，表一表心意吧。"从香港回来的马连良、张君秋正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演出，闻讯后立即要沈玉斌到天津取款。马先生说："您随便挑一场戏，演出后您就提款。"当沈玉斌到中国大戏院接过钱时很纳闷儿，说："这一场戏的收入怎么都给我们了。"按说，义演是名演员的事，底包演员，也就是龙套武行和四执交场的服务人员都是照样拿戏份儿的，可沈玉斌接过的却是一场演出的全部收入。天津的后台管事郭少安等人说："您办戏校是替祖师爷传道，又不是私人班社，我们这些底围子也应该出点儿力呀。"

"可你们的生活不富裕呀。"沈玉斌为难了。

郭少安说："沈三爷，您要再说这话，就看不起我们哥儿们啦，这中国大戏院以后您也就别来了。"

沈玉斌一看，深知盛情难却，感动得直流眼泪。

在戏校开学后，河北梆子剧团的李桂云，太平剧社的谭富英、裘盛戎，新中国实验剧团的李少春也都为"艺培"筹措办学经费演出了他们的拿手好戏。

筹资后的第二件事就是修校舍。要把松柏庵改成学校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就说这前后左右大殿的各路神仙，都是梨园同业崇拜供奉的偶像，今后怎么安置呢？为此，沈玉斌来到了马神庙胡同求教于王瑶卿老先生，王瑶老悄悄地对沈玉斌说："我知道，你是怕萧老这一关过不

去，他是大善人，他不会让你为难，你干脆直接找萧老求教，让他拿主意，就说是我向他求教。”沈玉斌领了锦囊妙计，就直到萧长华老先生家中，可心里还是没底。

当沈玉斌向萧老一说明来意，萧老就笑了，说：“这事儿我考虑好几天了，你想想，咱们供奉这么多神仙，可是苦同行们哪个富裕了？把这些房子腾出来，办些实事儿，有什么不好呢？再说，办戏校也是替祖师爷传道，祖师爷不会不高兴，我想得通，你们放心好了。再说你这么四处奔波的，图个什么呢，还不是为大家伙儿着想，这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

“好，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有底了，只要您和王大爷支持我，我就是受多少累，受多少埋怨也要把‘艺培’办好。您歇着，我这就忙活去了。”沈玉斌说完就要走。

“等等！”萧老说，“我问你，这些神像，你打算请到哪里去呢？”

“……”

## 三、“欺师灭祖”

要在松柏庵建戏校，说来容易，可这庙中还有大大小小三十多位神仙菩萨怎么请走呢？别看“文革”时那红卫兵破“四旧”来个“势如破竹”没人敢说个不字，可此时却是刚刚解放的 1951 年，谁敢冒犯神灵，那是要犯“欺师灭祖”之罪的。为此，沈玉斌会长按萧老的嘱托，在前大殿的西跨院挖了一个大深坑，然后在前大殿的院子里摆上香案，供上祭品，吃斋净身三天的沈会长亲自点上香烛，率领京剧公会的几位热心人，跪在香案前非常虔诚地祷告一番，再恭恭敬敬地拿出一张请众神移位的“说明书”当众朗读，也就是说，为了以实际行动来替祖师爷传道，为祖师爷接续香火，请众位菩萨大仙委屈一时，给予谅解等等。念完以后，大家一起动手，把真武大帝、如来、药师、中天大圣、四值功曹、灵官、伽蓝等用大红布遮盖起来，再一一请出大殿，直立着安放在预先挖好的土坑内。这些神像大都有一人多高，又都是实心的，搬运时大家都小心翼翼，惟恐有一点损

坏。就这样整整忙活了一天。

接着,粉刷房屋,修理门窗,把匾额、香案、条凳改为课桌课凳,又盖了六间瓦房。许多同行则捐献出刀枪把子、行头道具,共凑了二十几根把子,六根马鞭,三块练功毯……要说当时条件之简陋、待遇之菲薄是今天戏曲学校的师生无法想像的。然而,那无私办学的热情更使那些过来人留恋不已啊!不过许多戏曲学校的人也许还不知道,为了那六间瓦房,沈玉斌会长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和细软;修建学校时的木工、油漆工的工作也都是沈会长让自己的亲戚去做的,不但分文不取,还要自带干粮。现在一提北京戏校就都归功于几位名演员,其实从发出倡议到具体实施每一项工作,真正忙前跑后、受苦受累的第一功臣就得属沈先生了。难怪后来张学津、孙毓敏、李玉芙等头科毕业生一提起沈先生就感慨地说:"沈先生可真不容易呀!"当时由政府派到民办"艺培戏校"的辅导员袁韵宜女士后来也说:"论贡献,论能力,沈先生都应该当个副校长。"可是,沈先生不但没当上校长,辛苦到第六年,还莫名其妙地当上了个"右派",当然,这是后话了。就在沈先生的精神带动下,远在东北的京剧名宿田鸿儒,特地从沈阳把玉荣社科班留下的几大软包戏衣寄到了松柏庵。北京三义永戏衣庄的韩文成也把当年收购中华戏校的全部戏箱送到了松柏庵。

说起校长人选,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德高望重的郝寿臣老先生。为此,经过京剧公会讨论通过和有关方面批准,市文化处的干部和老舍先生、沈玉斌先生一起来到前门外的奋章大院,敦请郝老出山。

当时,已然年过花甲的郝寿臣老先生是"架子花脸铜锤唱"的创造者,与金少山、侯喜瑞并称"花脸三杰",与杨小楼、高庆奎、马连良都曾并挂头牌 ,有"活孟德"、"活李

七”、“活张飞”之美誉。他的艺术高超之处在于能把一个二三路的配角演得出类拔萃，令人难忘。诚然，郝老当校长之所以是众望所归，更重要的则是因为他的高尚情操和艺德。他虽然自幼生长在旧社会，旧戏班，却没有任何戏班的旧习气，更与吃、喝、嫖、赌、抽无缘，而且连一句脏话、损话都不会说，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

当沈玉斌陪同老舍和文艺处干部来到郝宅说明来意，郝老自然是一再谦让、推辞。经老舍先生等再三劝说，郝老才表示：“我答应做校长不难，却有一个条件，你们如能做到，我马上到任。”当郝老说出这个条件来时，老舍先生竟然绷不住笑出了声。不要说当时在坐的人想不到，就是后来听说的人也都大感意外。原来，郝老那些日子每天都在“话匣子”（收音机）里听连阔如先生说评书《三国演义》，正听得上瘾。听到书中的“捉放曹”与自己在舞台上演的《捉放曹》正对心气儿。不由得对说书人大有惺惺相惜的感觉，因此，很希望能与连阔如畅谈对《三国演义》的感想。所以，在他无法推托校长的任命时，便说出了自己的这一夙愿。在今天看来，恐怕也是一种幽默罢了，

郝老的这个愿望，对老舍先生来说本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连阔如也非常敬重郝老的艺术和艺德，一经老舍先生对他说明，更使他喜出望外，从此连阔如也就成了奋章大院的常客。

再说郝老走马上任，排场虽大，却没要学校花费一分钱。每天上下班乘坐的还是自己的包月车，校长室中的沙发、穿衣镜、硬木桌椅和教学的服装道具全部都是从他家中搬到学校的。有些贵重家具历经 50 年，至今仍在戏校使用。作为一校之长，他不但连学生一日三餐的菜谱都要一一审定，还给食堂的大师傅规定，饭菜必须要为学生服



新中国第一代京剧演员在健康成长

务，不许吃得太咸，也不能吃得太油腻，经常嘱咐伙房师傅："鱼生火，肉生痰，白菜豆腐保平安。"此外，他还要像普通教师一样按教学计划担任繁重的课程。而他一个月的薪水尽管在全校中是最高的，却只相当于 300 斤小米，

也就是30万元旧币，折合30元新人民币。尽管如此菲薄，他和当时的校务主任沈玉斌、校长秘书荀令文三个人，从筹建学校初期到“艺培”由政府接管的两年中却没有领过一分钱的薪水。其他教职人员，如侯喜瑞、王少楼、赵绮霞、孙甫亭、陈少五等也是要把那菲薄的车马费送到家才勉强收下。

在选定校长之后，学校还先后成立了由当时文艺界前辈和名流组成的阵容强大的学校董事会和考试委员会。

董 事 长：梅兰芳

副董事长：郝寿臣、沈玉斌

咨询董事：萧长华、王瑶卿、李洪春

董　　事：谭小培、荀慧生、尚小云、于连泉、侯喜瑞、程砚秋、贯大元、老　舍、马连良、谭富英、姜妙香、李春林、姚玉芙、梁小鸾、张君秋、赵燕侠、吴素秋、李盛藻、李少春、李万春、杨宝森、叶盛章、叶盛兰、裘盛戎、薛长发、于永利、祁成宝、乔玉林、李桂云、刘砚亭、孙甫亭、袁世海、陈少霖、梁益鸣、史若虚、王松生、王颉竹

1951年12月4日，北京的《新民报》登载了“民办艺培戏曲学校招生简章”，在一周之内就有600余名学生前来报名，使一度冷清的松柏庵又出现了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在各个考场上，老艺术家贯大元、王瑶卿、郝寿臣、萧长华都亲自把关，严格选材。有一位在梨园界很有影响的老前辈让他的儿子来报考，担任考委的王少楼先生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从前途着想，这个学生不适合当演员，就豁出去挨骂，毅然投了否决票。当时有人就指责他太不顾情理。他说，我要不讲情理就同意录取了。他的父亲也是我的先生，我是为学校着想，也是为学生的前途着想。我是讲真情、讲真理的。就这样，经过一个月的初试、复试，到1952年1月